

文

化

边缘话题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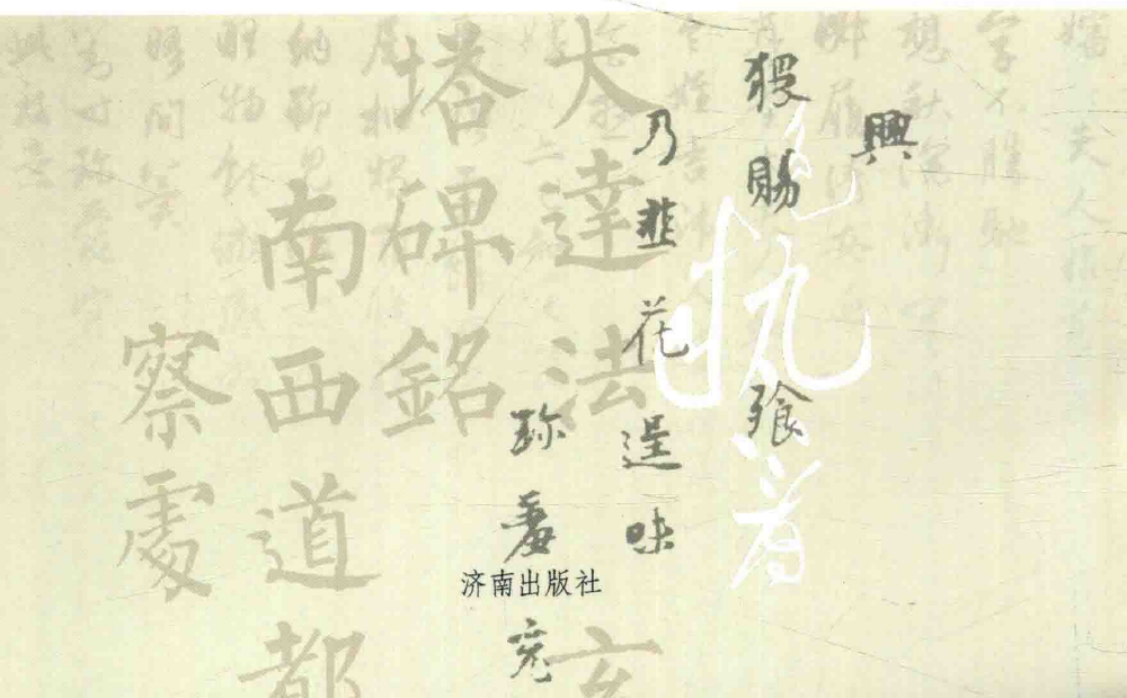
国

主编 / 丁少伦



# 书法之美

■ 简 墨 /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之美 / 简墨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3.9 (2019.6重印)

(文化中国 / 乔力, 丁少伦主编. 边缘话题. 第4辑)

ISBN 978-7-5488-1051-3

I. ①书… II. ①简… III. ①汉字—书法评论—中国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7096号

书法之美 简墨/著

策 划	丁少伦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戴梅海	印 刷	济南霏帆印务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侯文英·戴梅海	开 本	710×1000mm 1/16
扉页题签	简 墨	印 张	15.25
		字 数	210千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	定 价	39.00元
邮 编	250002	发行电话	0531-86131730
网 址	www.jnpub.com		86131731
电 话	0531-86131726		86116641
传 真	0531-86131709	传 真	0531-8692207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书法之美》：让人读得幸福（代序）

濡丹青

我们遇到美好的事物，常常想与异地的好友共之。但许多美好是难以邮寄的，比如月光。深山清潭，掬水月在手，最想捧给远方的一个人，但怎么能够，没有一个邮局会办这样的业务。这时我们会有“不堪盈手赠”的轻叹。但又有人说了“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这里晴好，那里风雨，又怎能共婵娟？

不过有了书，这种美好的赠予成为可能。落雪之日，风雨之夕，我们正可以关掉手机关掉电脑，关掉鸢飞戾天的翅膀，关掉经纶世务的皮鞋，捧一本好书，在温暖的字的流域里，静静接受一种生命应该获得的美好赠与。

《书法之美》正是这样的一本好书。它是值得人暂时关掉外部世界的。中国人感知自己民族纯粹的美，在这个时代应该视作是自己对自己的挽留，如果自己都不挽留自己，我们在这个时代就没有一点位置了。

有人说了：挽留？别吓唬人了，我失去什么了，我小日子过得不错呢。

失去了什么？失去了蓬勃和热情，只有天知道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变得这样累、灰、和无趣。

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我们民族传承五千年的文明薪火

真的就要在我们的手里熄灭了。我们必须向回看，必须重寻我们古典中国那种贵重与典雅，向回看与其说是重寻我们的先辈不如说是重寻我们的童年，昨日那些脚窝里都盛满了我们古典文明的月光。

在重寻古典的道路上我们发现了这部如良宵明月一样皎洁澄明的好书，《书法之美》美就美在她的中国气息，如空谷幽兰，有王者之气，芳华浸百页，翻书指亦香。

书法是我们民族非常独特、非常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源远流长两千年，秦汉魏晋，唐宋明清，每个时代都有名家圣手让这朵墨色奇葩绽放出摄人心魄的美。书法在我国是那种有点像宗教的东西，她拥有规模巨大的信众，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她被无数中国人喜爱着。她馥郁的墨香正是我们民族最经典的那种集体气味。更重要的是书法所散发的中国芬芳非常纯净，没有受到任何西方气味的沾染。

不是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可以入侵的，我们的书法艺术西方就丝毫入侵不了。它的纯美气息一如千年前，它静如处子但深层的力量却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像一个森严壁垒。西方不但没有能力入侵她，反过来她还可以反衬出西方的浅薄和粗鄙。在我们皈依传统文化的道路上，寻到书法这样没染上一点西方气味的艺术门类对我们来说是太宝贵了。

我们随着简墨的文笔看看书法里的东方之美。真正伟大的艺术可以让人获得片刻的解放，同时也发出对自由的永恒呼唤，这就是艺术最动人心魄的地方。在简墨的纵横挥洒中，我们处处能够感受到这种解放的快感。

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就是那些黑暗历史里艺术家们的光明小传。简墨用她清纯美丽的笔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伟大书法艺术家的形象，这种塑造完全迥异于别的传记文本，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你看到《美人羲之》了吗？你看到《孩童米米》了吗？这样的称谓这样的形象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过？他们在发黄的史册里是王右军和米南宫，但是一个大官儿、一个小官儿与那伟大作品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只有美人的称呼才配《兰亭》，只有孩童的小名才配《蜀素》，大师解放了艺

术，简墨解放了大师，她把们从官本位解放到人本位。这样的、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书里还有好多，我们在简墨的诗意诉说里看不到黑暗历史投射到大师脸上的阴郁，却看到大量明媚孩童、少年和青年的形象，这不是历史的真实，却是艺术的真实，是和伟大作品相匹配的艺术真实。那血气方刚的少年颜真卿，那风骨俊朗的少年柳公权，那冷峻倔强的少年欧阳询，那善良厚道的少年苏东坡，那侠骨柔情的少年郑板桥……不都是那些伟大作品最神似最理所当然的主人翁吗？少年们都叛逆了他们的历史、叛逆了他们的官印向我们走来了，这是艺术的归途，这是心灵的夏令营。

除了那些少年，这部书还为我们塑造了许多女书家的形象。在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里，她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可能被完全低估了。其实中国书法之美有两个源头，一个是钟繇开创的方正硬朗的阳刚之美，一个就是卫夫人开创的妍媚幽丽的阴柔之美，徒弟王羲之大名鼎鼎，而师父却声名寂泯，这不是很不公平吗？

这本书另一个极具特色的地方是还原了许多在史上备受争议的“污点”书法家的真实面貌。简墨是一个非常有侠义心肠的人，在墙倒众人推的手森林里她的手在墙的另一面，这是最可敬的。她写了赵孟頫写了赵佶写了董其昌，给了他们的艺术应有的评价。“两赵”无疑是艺术史上宗师级的人物，宋的寂灭是儒式王朝螺旋式兴替轨迹里的一个必然的波段，要人家艺术家负什么全责？

光阴转，人已缈，岭外音书绝，明日隔山岳。简墨描写的那些可亲可敬的大师们现在也许离我们已经很远，但她却把他们的影子夹在我们的书页里。《中秋帖》、《快雪帖》、《寒食帖》、《松风帖》、《蜀素帖》里那些出尘弃俗的墨迹，我们完全可以看成那就是当年大师们写在明镜台上的身影，多少有点想象力的人都可以从他们垂露悬针的身形后看到昨夜的风与月，都可以在藏锋露锋的手势里闻到当年的诗与酒。感谢墨吧，这种物质的化学属性非常稳定，它是显影液，历经千年仍把大师的身影和手语忠实地显现在纸绢上。这些伟大的身影时时提醒我们，

我们背后的文化山脉是多么雄伟和绵延，我们应该是这个星球上最应自信和自尊的一群呀，我们的民族就是那个在别人不识字时就写字像写诗的民族。只要我们不自弃，哪有什么能弃你我？我们应把自己的影子贴在我们民族自己文化大师的影子。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简墨的《书法之美》如月光的潮汐把从汉到清 30 多位书法大师都邀请到一起，为我们补了一堂传统文化课。因此，有理由相信，这是一本可以一辈子断断续续读的书。她邮寄的月光美得让人沉醉和幸福。

感谢简墨。

(注：此书评是摘自万松浦书院网论坛《书法之美》帖子之后的跟帖)

## 他·您·我（代自序）

### 一、您和我

这一个作为代序。说您，说我，也说他。因此提到“缘”这个字。在写这些伟大和可爱的人物时，我常常恍惚觉出这个字的好处来——缘呐，多么捉摸不定、而清甜如微醺——有时在路上，想着他或她，想着想着，脚步都踉跄了，险些跌倒。再或者，每次用三个或四个小时去写他或她，一个人，和他（她）的字，他（她）的遭际、他（她）的内在品质、他（她）的长或短促的生命、他（她）的创造力和他（她）的彼时忧或喜的心情……在一起，心里就涌动，不能止息。他或她，和我，分别有三或四个小时的缘，去相会。正如，亲爱的朋友，您和我有着您读这本书所用的时间一样长度的缘一样。

还正如，您，我亲爱的网络上（婆家一样的“万松浦书院网论坛”，以及娘家一样的“陈村小众菜园论坛”）的朋友，所提笔在我的几本作品后的留言，所用的时间一样：一分钟、三分钟、十分钟……已经不少了，我的朋友，想来这世界苍茫，人海无边，您和我能有几分钟的缘，可以微笑了，在一起（读书可不就是“在一起”？难道不是？），足够珍惜。佛也说，哪怕今世的擦肩而过也是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换来的，对不对？更何况这样坐而谈天——谈我们都爱着的书法的那个天——的好因缘和欢喜缘。

在我们这些说话有些天真气派、多少有点不合时宜的人，书法可不

就是我们的天?

我们多么快乐!团团坐,老实念书,虚心泡茶,累了聊天,世界清凉,朋友温煦,好像一起活在童年,噼噼啪啪光脚跑;又好像劈头遭遇最好的爱情,心甘情愿被颠倒。

我们微笑。

## 二、他

哦,说到佛,就说一点那个有大根器的、成佛而去的人吧,我喜欢他的字——他的字一定排不在最好,却最是冲淡自然,如深山里的松涛或是泉声,打入人心。

这位落座之前都要摇一摇藤椅以免压死小虫的律宗高僧,他舍弃了生命中的曾经——谁能舍弃生命中的曾经?您,或者我?

他能。他喝茶水白水也好,菜有盐无盐也好,都能咽下。好多事情——好的,坏的,咽下去是最好的方法。

他离开时什么都没说,只写下“悲欣交集”。

因此,后来有人说他残忍,没人性,不顾娇妻幼子的哭泣什么的,道理一大堆。但我想,不能怪他,要怪,就怪这世界上,有微笑,就带来哭泣。怪微笑吧。

因此,他的舍了微笑,就免掉了更大声音、如浪千叠的哭泣。

## 三、他和您和我

他没有错。

他早别离,早脱身。这很好。就像我的妈妈,她早别离,早脱身。这很好。

您和我也要别离,在合上书本的那一刻。就像常常是在最快乐的时候,别离会来临。就这样,不管我们把这个过程想象和揪扯得多么长久,



终于，我们还是要分手了，推着各自高高的行李堆。两个疲倦的旅人，我们需要的只是会心一笑。

不分手不可以。谁能推开了寂寥？那贴身防备、紧紧逼催的冤家？一本书的旅程。

时间带来一切，也带走一切。在这里，我们——他（她），和您，和我——微笑相遇，一拥皆春色，而彼此心里装进了些玫瑰的香气，但我们在这里微笑别离——就像从没想起，也从没忘记。

筒墨

卷一 我（代自序）/ 1

之一 秋之一——总身住在笑里情迷 / 1

之二 翠菊的飞翔 / 7

之三 好境原籍 / 11

之四 笑大娘之 / 20

之五 谢前谢后 / 25

之六 还好还好倒好女子 / 33

之七 夫人们 / 39

之八 圆之的分圆 / 45

之九 事像了了 / 51

之十 可 爱 / 57

之十一 翠绿的黄雨 / 63

之十二 有下家去 / 69

之十三 黄封门 / 75

之十四 亦醉也 / 83

之十五 一摆摆 / 88

之十六 陶花陶瓶陶花色 / 96

之十七 大江日夜流 / 104

之十八 提笔说世 / 109

# 目 录

- 《书法之美》：让人读得幸福（代序）/1
- 他·您·我（代自序）/1
- 之一 张芝——总有些花朵要牺牲/1
- 之二 悲痛的飞白/7
- 之三 灯笼照亮/13
- 之四 美人羲之/20
- 之五 谢前谢后/26
- 之六 比好更好的好女子/33
- 之七 夫人们/39
- 之八 徽之的分镜头/45
- 之九 事事了了/51
- 之十 可 爱/57
- 之十一 那样的舞蹈/63
- 之十二 弯下腰去/69
- 之十三 雪封门/75
- 之十四 在柳边/83
- 之十五 一棵树/88
- 之十六 浣花笺纸桃花色/96
- 之十七 大江日夜流/104
- 之十八 提笔就老/109

- 之十九 孤独的旅梦人 / 114  
之二十 处处黄州 / 120  
之二十一 山谷道中 / 127  
之二十二 孩童“米米” / 132  
之二十三 无限江山 / 141  
之二十四 另一种彩虹 / 149  
之二十五 如此疯狂 / 155  
之二十六 谁有我痴 / 161  
之二十七 心画未成 / 169  
之二十八 闺中翰墨 / 175  
之二十九 雨打风吹去 / 181  
之三十 败笔残生淡笔书 / 187  
之三十一 温柔的战士 / 194  
之三十二 诗人万岁 / 202  
之三十三 艮 / 210  
之三十四 以诗歌的姿势 / 216

附1: 这样的书

——在山东政法系统读书会上的演讲 / 222

附2: 感悟书法精神, 品味斯文风雅

——读简墨《书法之美》 / 226

## 张芝——总有些花朵要牺牲

在这样的夏日，热得昏头涨脑，转身的工夫，忽然地就想起了玉兰花。让人措手不及地慌忙。

——在花事记录里，怎么能把她漏掉，和忘记？

其实，漏掉是有原因的：春夏秋冬，我的窗外，看不到一点花影。就是开在早春的那些花儿，都看不见。在原来的老房子住时，也曾在院子里栽了玫瑰的，从前我曾于这样的下午，可以一个人对着那些有着柔软花瓣的棵子静静地呆很久，也很为没有修习学问更好的环境而遗憾过。可是，转而想：也罢，倘若志诚，红尘也即深山——瞧瞧，就这么一转花朵念头，即闻到了空气里淡淡的香。

就随后想到，佛祖有云：不是旗动，不是风动，不过是人心在动罢了。

——就这样，我们为着他，那个没有面孔和有着清香名字的男人，动了心。

只因他是这样一个容易被忽略和遗忘的人，像那悄悄牺牲了的花朵。

有关他的史料多么少！翻遍了，见《后汉书·张奂传》仅写着：“长子芝最知名，及弟昶并善草书”半行；而西晋书家卫恒著《四体书势》，也不过如此记载：“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实，亦称皆工，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即便韦仲将韦诞，那位三国魏光禄大夫，当时的好大书家，他亦三言两语：“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崔氏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转精其巧，可谓草圣……”；直到唐

开元年间的杰出书家和评论家张怀瓘，在其名著《断书》这部中国书法史上杰出的专著中用数百字论述了他，才让我们认识了他的书艺——笔势连绵的“今草”。

他呀，他多孤独呀，他一个人——是的，一个人，在那遥远得我们的爱惜鞭长莫及的东汉。白天也许必须去田里劳作，夜里便带满身的尘土归来，扑在原木的桌上，闭眼歇息片刻，然后，就用青草一样模样和气息的手指，拈几颗水淋淋的小篆丢到嘴里，下酒下饭，提笔书写……用不停歇的书写捱过黄灯像一只温情的舌头将人舔舐的夜晚，桌角的镏子里糙米半凉，酒碗狼藉，如同一个个渴望温暖宠溺的怀抱，屋外风沙漫天，而他面容忧悒……

他誓死不当那样廉价的小官员，为了好大的理想，而躲避到这样遥远的荒漠，轻醉，心伤。他仍然常常做着——一个梦。他说，他梦见家乡的玉兰花开了；他说，他忽然想起，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他太耽溺池墨，又孤独——刚不茹毛饮血了才多久？有几个人喜欢说起这个名词来还嫌陌生和绕口的“书法”呢？

他注定是个孤独的男人。如同月色里落下的柔软的花瓣。

他的别名叫个“据说”：据说，章草是他所在的东汉章帝时流行的一种草书，据说他写得最好，据说他因此被尊称“草圣”……据说，后来东晋的庾翼是庾亮之弟，他在哥哥处看到羲之的信后，真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不禁心悦诚服，写信对羲之不无兴奋和钦敬地说：我原有张芝的草书十纸，过江时仓促间丢失，现在看到您的章草，焕若神明，可谓张芝再生啊……唉，我听了这为颂赞而“据说”的羲之，想念的却是更远的张芝。我垂下眼睑，像垂下翅膀。

唉，羲之得到的够多了，张芝却什么都没有。

记得在军事学上，德国人克劳塞维茨曾这样讲走黑路：“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此时，一星半点的微光，正是将帅之能。”他呀，恰生在最黑的黑暗里，却自觉成长为将军——即便睡里梦里他也在临池，以至于池水也成了墨水。后来他从民间和同时代的杜度、崔瑗、崔实那里吸足

了草书的艺术精粹，创造了跨时代的大草，即有别于章草、著名的“一笔书”，使草书得以从章草的窠臼中脱身而出，自此，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的阔大空间，将书家的艺术个性彻底地解放开来……这意义，有书界原子弹的威力和那爆炸之际花朵样开放的漂亮。

也因此，后来的人——包括鼎鼎大名的王羲之，都对他存有感激：羲之中年就师承他，推崇他，自认为草书不如他。狂草大师怀素也自谓草书得于“二张（张芝、张旭）”，草书大家孙过庭更在其《书谱》中多次提到他一生是将他的草书作为蓝本的，称“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就这样，口口相传的他的书法，神龙见首不见尾地飞翔在民间，愈发瑰奇。

据说，他还是第一个制造真正意义上的毛笔的人。宗师的意義就在这里：他是一个作家，像一个幼稚园阿姨，管小朋友的学习教育，也管我们的吃喝拉撒——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天知道，他是在怎样炎热或是寒冷的午后，摆弄着那些鬃毛（兔毛、羊毫、马尾、自己的胡须……）、竹管、丝线、刀片，冥思苦想、汗水淋漓地用尽办法制伏它们。实验了多少回？割伤过手指的吧？制作不成功时难过了吗？用第一只糙得不像样的毛笔写的第一个字又是什么呢？……

不知道。

我们只听父亲讲了，有关他的所有的盛名和艰难过往、他用功练习的故事（呵呵，他居然把家里所有人的衣裳统统书写得没法看了才允许染煮。哪有那么多新衣裳写字和染煮？于是他后来还草地为席，石板为桌，布帛代纸，写完字后拿布帛到池塘漂洗，晒干再用……瞧这痴迷劲儿，够任性和可爱），以及他写作书论《笔心论》五章的契机、端起和内容……唉，我所能够想象出的细节根本无法拼贴出他的整个轮廓，而那些无味无声的细节也都在那样口说无凭的岁月里消散，决绝，凄艳，一如刹那芳华的白玉兰——一个花瓣，安静在天底下，偶随风动，开在潮湿的三月，落在有雨的长夜，天明了，也只暗香拂乱。却自洁净，随

水，随尘，各有忧惕，息了明媚。

也许，我不该用花比他，不该用凄艳比他。可是又怎样才不能呢，这样的一名男子？

许多的事情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过去，如静静流淌的河水，从光滑的青石上淌过，而我就是那站在岸边蒿草里的人。以为一切不动声色，一切从容不迫，却在蓦然回首时发现澄澈的水流里有着迂回缠绵的回文的纠缠……那一刻会有悚然惊心的热烈，和我的沉静多么相悖！却又只能这样了。只听听他，我就好像被他摄住，动弹不得——如果多一张船票，我当然会搭上开往东汉的轮渡，去那里找到他。去到哪里也要找到他，然后，温暖他。

他在他拿来当命的书法的历史上，做成了一个句读，一个花朵模样的句读——你愿意说他是书法的胎记也没什么不可以。一个天才书家的继续，一个花朵的饱满的身姿和芬芳，便是委地飘零无人收留的忘记。彻底忘记。

可是，除了辽远的青山，还有什么，能承载这样一唱三叹墨迹淋漓的人生？还有什么，能收容这样江海般激切却多生涡漩的飞扬灵魂？他揉揉手腕，沉默清寂，就这么，托体山阿，临水照花。

他都这样了，到这里，到泯然无迹，可是，我依然无法去说一点——哪怕一点他的笔墨。我埋头造自己的句子，却不爱引用。到无词时，深怪他没留下一点落在实处的手笔——断简，残纸，或寸帛，那一定无比美丽的书写，那锦瑟无端的没有题目和主题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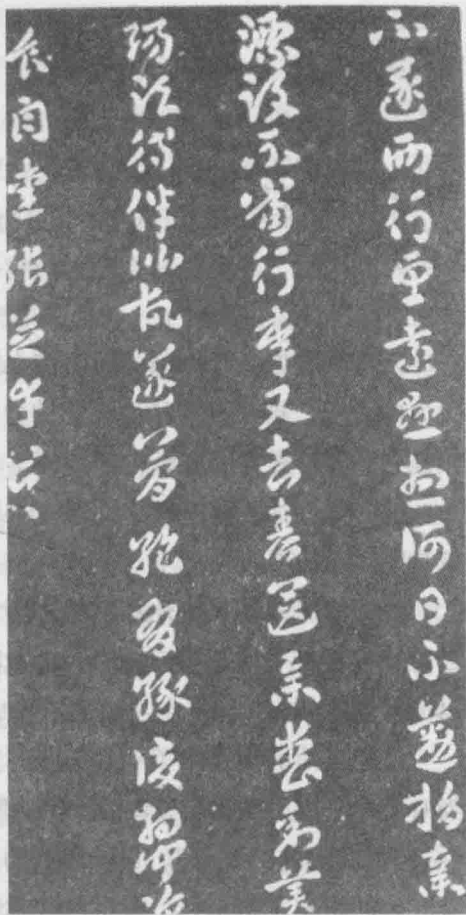
然而，几回回甲子，哪堪挽留？夜雨浓，空对着，剪不了的烛花，弹不了的铗，我多么无措。

于是，我呀，也就只能三行两行，悼念悼念那些早开又早谢、吉光片羽的花朵，仰望一眼星空样的花朵，和花朵样的星空——那些属于人类的不折不扣的光荣。

你也一样。

张芝（？～约192）——中国东汉时期书家。字伯英，人称之为“草圣”。敦煌郡渊泉（今甘肃安西县东）人。对张芝的籍贯，在《后汉书·张奂传》中说是“敦煌酒泉人也”。一字之差，错传一千多年。经清人钱大昕考证，系敦煌渊泉人，渊泉为敦煌郡所司六个县中一个县。

张芝刻苦学习前人和同时代贤人的草书，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磔，创造了跨时代的大草，即有别于章草的“一笔书”，当时亦称“今草”，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他的草书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一时间，练习书法成为士大夫中的流行风向标。赵壹《非草书》记载东汉士人为练习草书：“专用为务，钻



张芝：《八月帖》（局部）

坚弥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判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风尚之炽可见一斑。

据说他曾因“有道”而受到朝廷赏识，下诏求贤，令其做官，他却不屑一顾，甘作布衣，显示出崇高的艺术热情。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存留的墨迹《冠军帖》极可能是伪作，但这不妨碍张芝的名字赫然镌刻于华夏书坛丰碑上、闪耀的灿烂光芒。



之二

## 悲痛的飞白

人身不过像一件衣服，暂时借人穿穿而已，最终，你我都作为一种无力的麦子，被某种神秘而强悍的力量收割走——就这么一茬，收成好赖是它。但若真要带走那件“衣服”，除非修炼。

他的修炼达到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地步。所以，他当时的离开，应该是羽化成仙了的。

他的修炼并不是指他卓然的才华、显赫的声名，也没有搭救一城的百姓什么的——他甚至连一个人也没能搭救得了。但他的放声一恸，足以惊天动地。

说起来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精通音律，善于鼓琴，琴艺在当时堪称一绝，是无与伦比的。他所制造的“焦尾琴”，与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齐名，被称为天下四大名琴。他的诗文也很出色，传世的作品有一百多篇。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孝子，青年时代事母至孝，人们誉为“文同三闾（三闾大夫屈原）”、“孝齐参赛（孔子弟子曾参和闵子骞）”。也就是说，他没有多少缺点。当然，也没有多少心眼——否则，也不会被世人唾骂千年。这从他的事迹和死法上能略知一二。

他的事迹杂花生树，正可谓一生悬命，多的是“朝受命而夕饮冰”那样的曲折多舛，在《三国演义》中记述简略，仅叙二件，一为其应征出仕，一为其被缢而死，这两件事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被称为国贼的董卓有关——现在看，各自为政、各为其主的，好人坏人哪里可以画线分开？按民间流布的说法，他为貂蝉居然因为按捺不住愤愤拔刀杀人而因此被